

豫章叢書

第廿二册

理學類編卷七

臨江後學張九韶美和編輯

性命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朱子曰命猶令也性卽理也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
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
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又曰天命之謂性言
天之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之所以爲性也蓋天
之所以賦予萬物而不能自己者命也吾之得乎
是命以生而莫非全體者性也故以命言之則曰

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物莫不由是而出以性言之則曰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事萬物之理無不統於其間蓋在天在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未嘗不一在人在物雖有氣稟之異而其理則未嘗不同此吾之性所以純粹至善而非若荀揚韓子之云也又曰天命之謂性命便是誥敕之類性便是合當做底職事如主簿銷注縣尉巡捕心便是官人氣質便是官人所習尙或寬或猛情便是當廳處斷事如縣尉捉得賊情便是發用處性只是仁義禮智

程子曰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朱子曰命猶諦
敎性猶職任天以此理命於人人稟受此理則謂
之性又曰天之生此人如朝廷之命此官人之有
此性如官之有此職

邵子曰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性之
在物之謂理

朱子曰理一也自天所賦予萬物言之謂之命以人
物所稟受於天言之謂之性

朱子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只生此民時便已是命
他以此性了性卽是理以其在人所稟故謂之性

嘗譬之命字如朝廷差除性字如官守職業故伊
川言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其理甚明故凡古
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
得此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
性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畧無餘
欠非虛語也

問天與命性與理四者之別天則就其理之自然言
之命則就其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之性則就其全
體而萬物所得以生者言之理則就事事物物各
有其則者言之合而言之天卽理也命卽性也性

卽理也是如此否朱子曰然

右論性命之理○愚按北溪陳氏有言性命只是一箇道理不分看則不分曉只管分看不合看又離了不相干涉須是就渾然一理中看得有界限不相亂所以謂之命謂之性者何故太畱性只是理然人之生不成只空得箇理須有箇形骸方載得此理其實理不外乎氣得天地之氣成這形得天地之理成這性所以張子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朱子曰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耳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朱子曰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

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爲不善
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或問情與才皆
善如何曰情本自善其發也未有點注何嘗不善
才只是資質亦無不善譬物之未染只是白也又
曰孟子所謂性善者以其本體言之仁義禮智之
未發者是也所謂可以爲善者以其用處言之四
端之情發而中節者是也蓋性之與情雖有未發
已發之不同然其所謂善者則血脈貫通初未嘗
有不同者此孟子道性善之本意伊洛諸君子之
所傳而未之有改者也○眞氏曰善者性也而能

爲善者才也性以體言才以用言○饒氏曰孟子是指那好底才說如仁之能愛其親義之能敬其兄所謂良能是也

程子曰性卽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朱子曰性卽理也一語自孔子後無人見得到此伊川此語直是顛撲不破性卽是天理那得有惡又曰理是天地間公共之理人稟得便爲性所

有

張子曰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
爲能盡其道○朱子曰所謂性者人物之所同得
非惟已有是人亦有是非惟人有是物亦有是
朱子曰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
後爲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爲也

北溪陳氏曰性卽理也何以不謂之理而謂之性蓋
理是汎言天地間人物公共之理性是在我之理
只這道理受於天而爲我所自故謂之性性字從
心從生是人生來具是理於心方名之曰性其大

目只是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得天命之元在我謂之仁得天命之亨在我謂之禮得天命之利在我謂之義得天命之貞在我謂之智性與命本非二物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

右論本然之性○愚按本然之性天地之性也天地之性有善而無惡故孟子言性必道性善而先儒以爲發聖賢之所未發者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只是理理無不善

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朱子曰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

程子曰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自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夫所

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汙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出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儼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出來○朱子曰程子說人生而靜以上是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未可名爲性

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體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所謂在人曰性也○黃氏曰所譬水處尋常作兩截看猶水流而就下一句以就下譬性之善孟子所謂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者也此結上文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以下一段之意皆水也又是發端別說人生氣稟不同而性亦隨異故有此五者之分有無所汙者氣之清明純粹者也有未遠而漸濁有已遠而方濁有濁多有濁少觀其文勢皆以有字冠其上則可見矣○真氏曰黃氏氣稟不同性亦

隨異之云最得此段之意蓋人之氣稟有至善而不可移奪者有善少惡多而易於移奪者有善多惡少而難於移奪者又曰性之不能離乎氣猶水之不能離乎土也性雖不離乎氣而氣汨之則不能不惡矣水雖不離乎土而土汨之則不能不濁矣然清者其先而濁者其後也善者其先而惡者其後也先善者本然之性也後惡者形而後有也故所謂善者超然於降衷之初而所謂惡者雜出於有形之後其非相對而並出也昭昭矣

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

不是○朱子曰天命之性皆善氣質却無安頓處
且如一勺之水非有物盛之則亦無歸著程子此
論所以發明千古聖賢未盡之意甚爲有功又曰
論性不論氣無以見生質之異論氣不論性無以
見義理之同○葉氏曰論性之善而不推其氣稟
之不同則何以有上智下愚之不多故曰不備論
氣質之異而不原其性之皆善則是不達其本也
故曰不明然性氣二者元不相離判而二之則亦
非矣

程子曰性卽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

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成賢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朱子曰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爲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爲密蓋氣質所稟固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省也

程子曰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